



向阳而生，便是生活

●刘红菱

让花草枝繁叶茂。“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”，我守着阳台的花花草草，浇水、施肥、松土，殷勤得不输诗里上树摘果的孩童。可我终究低估了广东漫长的炎夏——10个月的高温炙烤，说来就来的台风，更忘了花草和人一样，各有各的脾性。阳台上的花草陆续变得黄瘦、枯萎，最终无声无息地凋零。花盆里败落的枝条、卷曲的黄叶都在告诉我：养花，从来不是一件易事。

当阳台重归寂静，只剩下几盆绿萝和吊兰勉强维持着生机。我蹲在空花盆间，徒劳地翻动板结的土壤，试图寻到一丝救活的可能。邻居瞧见我的不甘心，从她家阳台折了几根带着花苞的枝条递给我。“这是太阳花。”她说，“只要有太阳，就会开花。”她的语气太过轻松，竟让我生出几分被嘲笑养花笨拙的窘迫感。

我半信半疑地将这些看似脆弱的枝条插进土里，没想到第二天清晨，它们竟真的绽放了。小小的花朵迎着晨光舒展，五片或多片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心，细如针尖的叶片整齐排列在茎上。一股熟悉的暖意猛地涌上心头——这不就是奶奶家瓦缝里的小花吗？30年前，它们就是这样，在瓦缝的泥土里倔

强地探出头来。刹那间，时光仿佛折叠，记忆与现实在此刻交汇。那些瓦缝里倔强生长的野花，跨越漫长岁月，以太阳花的模样，重新绽放在我的生命里。我忽然懂得，生命的真谛，就藏在这看似偶然的重逢与循环里，我们总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寻觅所谓的特别，却忘了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就藏在最初的记忆里，藏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熟悉角落。

太阳花从不需要昂贵的肥料和精心的呵护，一点点泥土、一缕阳光，便足以让它热烈绽放。小时候我总问奶奶，瓦缝里的花是谁种的，奶奶笑着说：“日头晒够的地方，自己就会长出宝贝。”如今我终于懂得：有些生命从不用刻意强求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给点泥土就扎根。这太阳花，才是最懂过日子的——不贪心，不较劲，随遇而安，向阳而生。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奔波半生，最想活成的模样？人到中年，所求的不过是像瓦缝里的野花那样，哪怕身处逼仄角落，也能咂摸出生活的甜。

多年以后，我终于完成了对一种花的认识。原来从老瓦房的瓦缝，到中年阳台的花盆，那朵向阳而生的小花，一直都在教我如何生长，如何生活。

小时候，家里的长辈总念叨换牙的规矩：下排牙掉了，一定要用力抛向屋顶高处；上排牙掉了，就得小心地塞进床底。据说这样，牙齿便遵循某种神秘的法则——抛向高处的牙齿，会带着向上的力量破土重生；藏进床底的牙齿，则能铆足了劲向下扎根。

在奶奶家的老瓦房前抛乳牙时，我的目光追着那道小小的抛物线，总会落在瓦缝间星星点点的小花上。它们花瓣单薄，却开得热热闹闹。那些绿得发亮的尖细叶片，整齐地排列在细茎两侧，像藏着某种神秘的生命

密码。我傻乎乎地认定，这些花，就是落在瓦缝里的乳牙开出来的，以另一种鲜活的形式，悄悄延续着成长的印记。

有位作家曾说：“人要从爱植物开始才能爱生命，才能拥有真正的生活。”人到中年，早已褪去年轻时的浮躁莽撞，性子慢慢沉了下来，竟也爱上了侍弄花草。随意撒落的花籽，过几个月开出了艳丽的花；奄奄一息的茉莉枯枝上，突然冒出翡翠般的新叶。这些细碎的瞬间，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的感动与欢喜。

初养花时，我总以为凭着一腔热忱，就能

诗歌

崖门古炮台

●何耀超

一把拉满的弓马
紧绷着神经
瞄准崖门出海口
守护着每一寸河山

不是利箭
而是一门门铁炮
炮膛锈迹斑斑
雄姿犹在

波浪不断拍打
是将士排山倒海的怒吼
是炮弹轮番的轰炸
壮烈而荡气回肠

炮台上的老木棉
绽放满树鲜艳
宛如一面竖立的令旗
镌刻着不朽荣光

夜跑观星

●徐至阳

我想
我生来是天空的同类
要不然
我怎么会爱上夜的眼睛

群星停止闪烁
似在斥责我的无礼
但我知道
也许她们对我也有兴趣

人群穿过我
明明我才是跑者
可为什么他们的步伐
比我的更加匆忙
是因为他们不知夜的美好
还是早就习以为常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
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
1500字内。



白羽渡清波
乐哥

檐下絮语

草坪里记

●宋洁民

台山水步镇有个小村庄，名唤草坪里。村子不大，面积仅95万平方米，住着52户人家。相传清朝道光年间，先民便在此立村定居，距今已有160余年；若追溯更早的渊源，还能上及明朝洪武年间，算来已有500余年历史。如今的草坪里，既是沉淀岁月的古村落，亦是声名远播的“网红村”，更是实实在在的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。

这片土地的前世，原是河流冲积而成的小平原，岁月流转间，渐渐演化为一片青青草地，“草坪里”这个满含诗意的名字便由此而来。一代又一代草坪里人在此扎根落户，繁衍生息，将缕缕人间烟火，绵延至今未曾断绝。

不久前，我踏访了这片心仪已久的乡野，怀着对诗意田园的好奇，刚下车便迫不及待地环望四周。眼前的小村庄，被大片田亩、一湾绿植与一条蜿蜒相伴的河流温柔环抱。只是深秋的小河褪去了往日的欢腾，仅

盛着半河浅流，水底的沙洲一块块裸露在天光下。水流迟缓，反倒成就了河渠间安谧恬静的氛围。收割后的田野虽不复往日黄绿交织的斑斓，乡野间的绿意却依旧浓郁盎然，仿佛仍缀着盛夏的余温不肯松手。

我从长长的草坪桥走下，转身拐入左侧的人行小径，先与几座古朴的乡人宗祠遥遥相望，又与一间冰饮咖啡小屋擦肩而过，此时距草坪里牌坊已不足十余步之遥。

村前的河流狭长平缓，没有大江大河的浩浩荡荡，更无苍茫壮阔之感。它不急不缓地流淌，载着关于青草坪的旧忆，潜行在两岸树影之中。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，洒在平静的水面上，令波光忽明忽暗。小河一路轻抚岸线，绕着草坪里悄然前行，行至一片平坦的水埠头便放缓了脚步——这里便是草坪码头，曾是村庄通往外界最便捷的门户。昔日，这里是村民出乡营生、归乡休憩的起点与

终点，承载过背井离乡的愁绪，沉淀过游子归乡的欣喜，也藏过无数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踟蹰。

百年码头，解缆扬帆无数，迎来送往了几多离愁与乡愁，恰如诗句所云：“古渡轻舟碧水流，曾迎归棹送征帆。草坪风暖炊烟起，谁载乡愁梦里还。”

有故事的乡野，必藏古树。草坪码头旁，3棵百年鱼木花树立于水岸，据说是早年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栽种的稀有树种。这3棵古树在此扎根百年，见证了草坪里的风雨变迁，共享阳光雨露，同沐乡土滋养，如今已长得高大挺拔，蓄郁枝叶为码头投下浓密绿荫。它们以枝繁叶茂的生机回报乡土，待来年四五月份，便会绽放出满树繁花——初开时洁白，数日后渐染金黄，长长的紫红色花丝如蝴蝶颤须，微风过处似“黄金雨”洒落，铺就一片浪漫花海。其中一棵傍水而生的古树，虽已逾百岁高龄，却依旧俏皮，枝梢轻探水面，撩拨着缓缓流淌的河水。

村边的老牌坊、水岸的古码头、古树浓荫、贯穿村落的石板老街，还有横竖规整的老宅古建，皆历经沧桑，以百年沉淀的温润气韵，迎接八方来客。草坪里的美，从不需要浓妆艳抹，素面朝天便自带端庄朴实的风骨。驻足凝望老宅古屋，仿佛能听见尘封历史的回响。这些建筑或建于清代，或落成于民国，青砖垒砌的墙壁以砖缝勾勒出利落线条，既有岭南特色的趟栊木门，亦有西洋风格的罗马立柱，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印记。

空屋中的厚尘、庭院里的青苔、小径旁的野草、残垣上的落叶，都在静默诉说着世事盛衰与岁月无常。

从宗祠的考究建制中，可见先人对家族传承的郑重；从如今对宗祠的修缮保护里，更能感受村民对文脉延续的虔诚。草坪里的宗祠或兴于清，或建于民国，殿内殿外皆透着肃然静穆。国人的祠堂，从来都是凝聚乡心、传

承家风的精神园地，藏着民间对根脉的敬畏，也留存着先人对后辈的期许。

草坪里人重宗族，更重教化。这里既有清代始建的隆深家塾，也有清末民初落成的草坪小学，一砖一瓦、一门一窗，都镌刻着草坪里人百年兴学的足迹，恰如诗句所咏：“古渡轻舟碧水流，曾迎归棹送征帆。草坪风暖炊烟起，谁载乡愁梦里还。”

有故事的乡野，必藏古树。草坪码头旁，3棵百年鱼木花树立于水岸，据说是早年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栽种的稀有树种。这3棵古树在此扎根百年，见证了草坪里的风雨变迁，共享阳光雨露，同沐乡土滋养，如今已长得高大挺拔，蓄郁枝叶为码头投下浓密绿荫。它们以枝繁叶茂的生机回报乡土，待来年四五月份，便会绽放出满树繁花——初开时洁白，数日后渐染金黄，长长的紫红色花丝如蝴蝶颤须，微风过处似“黄金雨”洒落，铺就一片浪漫花海。其中一棵傍水而生的古树，虽已逾百岁高龄，却依旧俏皮，枝梢轻探水面，撩拨着缓缓流淌的河水。

村边的老牌坊、水岸的古码头、古树浓荫、贯穿村落的石板老街，还有横竖规整的老宅古建，皆历经沧桑，以百年沉淀的温润气韵，迎接八方来客。草坪里的美，从不需要浓妆艳抹，素面朝天便自带端庄朴实的风骨。驻足凝望老宅古屋，仿佛能听见尘封历史的回响。这些建筑或建于清代，或落成于民国，青砖垒砌的墙壁以砖缝勾勒出利落线条，既有岭南特色的趟栊木门，亦有西洋风格的罗马立柱，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印记。

空屋中的厚尘、庭院里的青苔、小径旁的野草、残垣上的落叶，都在静默诉说着世事盛衰与岁月无常。

从宗祠的考究建制中，可见先人对家族传承的郑重；从如今对宗祠的修缮保护里，更能感受村民对文脉延续的虔诚。草坪里的宗祠或兴于清，或建于民国，殿内殿外皆透着肃然静穆。国人的祠堂，从来都是凝聚乡心、传

岁月无声

腊八粥里的岁时暖

●闫瑞峰

深蓝色的天幕依旧垂在窗边，空气里漫着一股钻骨的清冷。天还未透亮，乡下的厨房已亮起点点灯火，陶罐与柴火在灶台上窃窃私语，细碎的声响漫过矮墙，将尚在熟睡的我轻轻唤醒。这一日的烟火气，便从熬煮一碗腊八粥开始。这碗粥，熬着千年的时光，也盛着寻常人家的岁末温暖。

古人将十二月称为腊月，腊日最初是冬至过后的第三个戌日，是祭祀神明的日子。自魏晋南北朝起，腊日才被固定在腊月初八。晋人裴秀在《腊日》中写道：“岁事告成，八蜡报勤。”那时的腊日，是用酒肉祭天谢神的庄重仪式，直到后世，才渐渐褪去肃穆的外衣，添了烟火气与人情味，化作寻常人家餐桌上的暖粥时光。

南宋文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：“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、栗之类做粥，谓之腊八粥。”天还未亮，母亲便起身清洗昨夜泡好的谷物。糯米、莲子、芸豆在瓦盆里舒展着身子，红枣、栗子、核桃在竹筛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土灶里的柴火噼里啪啦作响，火苗温柔地舔舐着陶罐底。食材要分先后入锅，难煮的芸豆先下锅，过一会儿再放入栗子、核桃，最后铺上糯米和红枣。火候的拿捏要恰到好处，既要将豆子煮得软烂，又要留住米粒的嚼劲。中国有些地方有“天亮吃完腊八”的讲究，吃粥前还要先供奉祖先与家神，再分一些给鸡鸭和树木。民谣里唱：“鸡儿鸡儿吃腊八，吃到肚里屙疙瘩，树儿树儿吃腊八，吃了腊八长丈八”，字里行间藏着古人对世间万物的美好期许。

粥香袅袅散开时，小巷也渐渐热闹起来。宋代的乡村里，陆游拄着竹杖在西村漫步，写下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反觉江村节物新”的诗句。彼时，街坊邻里提着食盒互相馈赠粥品，瓷碗碰撞的轻响伴着寒暄的暖意，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寒风。老人坐在门槛上，挑出粥里的红枣喂给娃娃，丝丝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成了腊八最深的记忆。

文人笔下的腊八，藏着万般心绪。杜甫笔下的腊日，虽有“冻全消”的暖意，却因缠身的朝廷事务，纵有饮酒的兴致也难以尽兴；苏轼贬谪黄州时的腊八，与友人张怀民围坐暖阁，“烘暖烧香阁，轻寒浴佛天”，一碗粥、一杯酒，道尽老友相伴的悠闲，而寻常人家的腊八，没有这般雅致的笔墨，却有着最真切的烟火气——主妇守着灶台，握着长柄勺不时搅动，防止粥底粘锅；孩童踮着脚尖扒着灶台沿，趁大人不注意偷一颗红枣塞进嘴里，甜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
宋代十二月初八这一天，僧尼们会举行“浴佛会”，向信众赠送“七宝五味粥”。因此，腊八节又称“腊日祭”“腊八祭”“王侯腊”等。到了明朝，除了腊八粥，还兴起了吃腊八面的习俗。腊八这天，朝廷会在紫禁城奉天门设宴赏赐百官。或许是觉得在庄重的国宴上喝粥略显不雅，皇帝赏赐给百官的，竟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面。

日上竿头，整个村子都被腊八粥的香气包裹。喝下一碗热粥，暖意从胃里缓缓淌到脚尖。老话讲“过了腊八，长一杈把”，这锅粥煮熟的，何止是糯米与豆子，更是对春天的期盼，对山河岁月流转的敬重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八一过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腊八粥的香气飘过岁末，牵着新年的衣角款款而来。这碗传承千年的美食，藏着古人的诗词雅韵，也藏着最朴素的人情往来。愿这粥香漫着诗味，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；愿我们都能在烟火人间，与诗词邂逅，与美好相逢，静候新年的到来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门日报